

呂明德先生文集

第五册
卷八之九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八

書序

孝經本義序

孝經大全序

孝經或問引言

存古約言序

孝弟詩解序

兩會語錄序

伊洛大社引



傳是堂彙編引言

增定館則序

南庾疏抄序

督儲初約序

督儲再約序

督儲三約序

南考工記題辭

南樞奏議序

修孔廟疏跋

河運議引言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八

孝經本義序

孝經繼春秋作益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爲何物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爲長大倫有五而仁之於父子爲切人之行有百

而孝爲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雍本於親睦舜之風動本於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爲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通傳於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於秦紛於漢唐僞於炫邵黜於安石於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狃承學卽爭竄易不然亦祇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求之而

不知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本旨大義愈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慝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於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卽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濬決排不可不歸諸海也子輿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察於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經

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會六經繼二帝
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曾之
傳宗其物事蓋可思已昔元隱士釣滄子嘗言聖人之
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興起振作表
章是經今天子天縱大孝同揆堯舜而拳拳諭士人習
孝經以宋黜孝經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
愚不敏學識淺昧猥以沈潛淹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
竊取大義蓋欲發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
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不規規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或
於孔曾傳孝之本旨大義不甚刺謬而於經文一字不

敢移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宮
而躬行於上以明教化於下由是大義明而學術正學
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
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溫恭吾本之
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
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
乎富強何繁乎刑名何憂乎邪慝禍亂明乎此而帝王
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晦於天
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
本矣崇禎十有一年戊寅月正元日序

孝經大全序

臣既著孝經本義已復櫛比諸家之同異潛玩孔曾之心傳久之興而嘆曰大哉聖人之言孝也其言近而旨遠其守約而施博其理至廣大而淵微至神奇而平易其文至暢達而精約至參錯變化而脈絡貫通前後照應非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也慨秦焰既灰諸儒羽翼孝經者殆數百家而今古分壘爭勝如讐嘗考今古所異不過隸書蝌蚪字句多寡於大義奚損且夫正緣互異愈徵真傳苟能體認皆存至理而諸儒多以其意見自爲家甲者襲譌舛高者執胸臆如長孫江翁韋昭

王肅虞翻劉炫之流論著蠡起互有出入孔傳既亡鄭說無徵唐註浮謗邢疏繁蕪學士搖搖莫知所宗迨夫涑水指解紫陽刊誤庶幾學者之津筏而疑非定筆他如董廣川程伊川劉屏山范蜀公真西山陸象山鈞滄子宋氏濂羅氏汝芳諸君子亦各有所發明而或鮮詮釋又如朱申周翰吳澄董鼎虞淳熙蔡毅中孫本朱鴻諸家各有詮註行於世亦皆有功闡翼然或是古非今分經列傳牽合附會改易增減似失厥旨嗚呼孝之道本天地之性傳帝王之心通貴賤之分因愛敬之良而孔子發明之以統六經之要垂萬世之法爲人君父者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八
四
不可不知孝經爲人臣子者不可不知孝經爲人君父
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立德教之極爲人臣子而不知
孝經則必無以盡忠孝之倫昔明道先生看詳武學經
制猶欲添習孝經雖漢唐宋中主猶知置博士講殿廷
刻石臺令虎賁羽林悉通章句而安石獨以私見罷黜
至今猶不得與麟經共恢復嗟夫以孔子作於七十後
者乃視爲蒙穉之句讀以孔子所謂天經地義通於神
明者尚不得爲稽古之筌蹄何怪夫忠孝風微廉耻道
喪士紕其學民做其俗邪慝熾而良知燼斯不亦人心
之秦火至今焰哉洪惟我二祖以孝治天下其振鐸之

諭首曰孝其序贊孝實嘗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
而我皇上親灑宸翰屢諭表章且曰朕不敢與天地祖
宗並孝孰大於此者往歲上釋奠太學一儒生犯蹕上
書乞行孝經所司劾奏治罪上猶優容下其議意者二
千年志行之精靈固在茲耶臣幼志此經有年及官鶴
署歸省始捃摭羣書淹貫折衷時欲任此顧未敢爾意
謂海內必有人焉先得我心者遲迴十載歧望稍孤於
是更不敢不自任會以視南廡之明年食足人悅鞅掌
小暇不揣狂僭下鍵脫草成本義若干卷又四年成大
全若干卷冠以義例羽翼節略附以孔曾論孝曾子孝

言曾子孝行曾子論贊及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餘若干卷蓋欲明孔子作經之意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義理節次皆有本領條貫大哉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乎而豈諸儒可以其意見自爲家者然諸儒之說亦有雅正淵閎可發聖蘊可裨治理可互存就質者皆取節焉乙亥履端業擬繕寫爲表上之會以恩放歸田不果深山之暇間簡原草重加箋訂而孝經或問成謹彙寫恭進尚有續著孝經衍義外傳等若干卷容次第進呈要亦獻一得之愚云爾敢曰闡聖言於將湮扶名教於幾頽提良知於未泯足爲導忠孝翼德教正

人心之一助哉杏壇不遠斯文在茲幸孝治之方興庶吾身之親見崇禎戊寅端月元日

孝經或問引言

孔子述而不作其作孝經也蓋繼往開來調元贊化之書而孔子欲輔明王孝治之心於是焉寄也此經不明久矣不明故不行不行故人心不正學術不醇政教不興而作經之心幾晦聖天子加意表章申諭多士講究力行此誠明王孝治之一大會也愚敬信此經如天地神明父母師保二十年苦心玩索沉潛反覆或晨夕焚香恭誦數過久之始敢作本義大全二書旣成乃與學

者日講究之力行之而學者尚紛紛多徂舊見半昧宗
指愚於是不敢不作或問所以明大意揭宗傳辯真僞
闢附會詮章旨析疑似而未尤拳拳於表章之實道統
之傳也其爲卷凡三綱凡六十有五目凡百十有二有
前所未言而訂補者有前所已言而重申者言之不足
而再言之而詳言之而屢言重言之愚豈好辯哉周茂
叔曰世無孔子萬古長夜今聖天子表章孔子所作之
經而欲明之行之所以且萬古之夜也誠使此經昭然
明於今之天下而明之而行之而實明實行之而亟明
亟行之如日月之中天江河之行地然者道豈遠乎哉

愚極知僭踰且固陋然愚區區千慮之愚或亦可以少
副聖天子孝治之意不晦孔子作經之心而於人心學
術政教庶亦有小補乎崇禎戊寅肇秋吉日

存古約言自序

甚矣儒者之迂也今何必古哉使必古也將擇木茹皮
絢髮閨首而能乎哉今不能爲古猶古不能爲今有其
心焉可也斯民三代之直今之心猶古之心而有識者
率爲世道江河之嘆則又何爲也雖有其心而不勝俗
也彼其俗相率爲然而一人獨卓然古道之從衆且非
之笑之其人亦卒中徙而規于俗豈古之必不可復抑

無有人焉明以爲已任而不顧人之非之笑之也有其
人俗卽非之笑之殆其果能卓然古道之從俗且自悔
其前之謬而信從之不遑遑非笑之者哉則夫非之笑
之者必其未嘗古也故曰今之心猶古之心也古實而
今好僞古厚而今好澆古儉而今好奢彼其心豈不欲
實欲厚欲儉哉俗移之也卽不欲實欲厚欲儉亦其習
于俗以成性非其本心也嗟乎惟禮可以已之夫禮則
自家禮而集禮書儀儀禮戴記諸書備矣人將曰獨不
當求之六經乎然而不行其野不違其馬俗方規規然
終其身之不悟吾與之言禮而復繁其辭泛其指而驟

與之葦彼必益駭而不信議而弗從吾蓋有隱憂焉以
爲繁不如簡之易鏡也泛不如切之挈要也驟革不如
相因之默喻也僭爲存古約言十二篇首敦本言夫孝
德之本也而閑家而厚俗則修齊風化繫焉猶未也而
漸及于冠婚喪祭言夫禮不可斯須去而此其最大者
若服式宴會交接揖讓束劄則皆日用之常而奢則不
遜也動容周旋中禮者寡矣故必本之以禮而一返之
于實于厚于儉其爲說大抵祖家禮而引用沈歸德呂
寧陵及孟雲浦諸先生所嘗言者非吾臆說也夫使吾
第取諸家說而文之亦何益于俗蓋彼諸家說最簡易

莫如家禮及諸先生鄉約而今皆不可盡見諸施行無
論古今不相及千里不同俗卽我邑人士視前二三十
年亦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醫者爲方必求對證苟能已
病雖海上單方無異黃岐不則日取內經素問丹溪諸
方書錄之無益也故我之爲約言也綦簡綦切綦因也
約故也吾聞仲尼論以約失之者鮮然必曰約之以禮
又必曰克已復禮使不約禮何云以約使不克已何云
約禮謝氏曰克已須于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如是言約
斯至約矣噫世多非笑儒者尤多非笑迂儒夫寧知世
無迂吾之言而非之笑之也哉狂瀾旣倒誰砥中流吾

爲此言豈其得已是必有人焉諒吾不得已之苦心以
相與力返先古雖于古禮什一千百而古意不失猶可
厲世磨鈍故曰有其心焉可也若夫海內有大君子者
起而肩世道之責將必由家禮諸說而遡古禮之全俾
三代之英太初之樸常在人間豈復事此哉雖然其以
此爲古道之權輿禮教之嚆矢也亦或庶幾有小補焉
爾

邵康節孝弟詩解序

父母兄弟是天倫孝弟是天性誰無此倫誰無此性只
緣心有所中此性便放失倫便虧欠直恁做去都無生

意譬如樹無根本雖有枝葉花果不終日索然矣吾有味於康節先生之詩其言俚其意邇而反覆咏嘆令人思之輒動反之自愧用之終身不盡往吾郡公陳蘇嶺曾刊布成帙深得化民成俗之本但百姓讀之不解終同嚼蠟余謬爲註解俗而易通雖三尺豎子罔不洞曉孝弟爲仁之本根本上好自然成箇好人行出來都是好事且以此課幼童不猶愈于一去二三里諸詩耶東人自卯辰後稍稍有起色俗亦稍稍變而或不盡然者莫非此根本上不曾打動然此天倫天性皆人自有若乞子衣中珠吾直指點之非有加也若曰以身教者從

則吾愧焉願與吾百姓共勉之故序

新安兩會語錄引

新安會自孟雲浦先生始而修復之者呂介孺氏及先生諸門人也興學訓士者解侯也過化者則關中馮仲好先生也所至臯比而大倡明者吉水李本晦先生也此兩會語錄所以作也兩會者壬戌十二月七日仲好歸里過此爲會介孺氏爲會紀又手籍記若干言明年癸亥冬陽月五日本晦行部復爲會自記若干言介孺又手刪補諸門人所記若干言解侯合而刊之其意遠矣蓋道之不明在朝諱之在野復諱之不學者諱學者

亦諱學則何諱之有彼正惟不學也彼所謂學未免人
情勾當陳言生活而高者意之也口說者僞也迂者弗
適于用也夫焉得不諱哉介孺氏獨揭躬行二字而本
於各自得其心諸士始稍稍開眼自二先生一再發明
諸士益嚮往不容已豈非此道在人心皆所固有而不
提則不醒耶雖然得無以二先生起見乎以二先生起
見雖更累千百言何益各自得其心而躬行之便于二
先生言中取一言足受用矣夫果能躬行而自得其心
自心中見二先生卽自心中見雲浦先生雖無言可也

伊維大社引

學何爲者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此學字之義也
夫吾曹一生誦讀誰非學孔子者然其所以學之者非
也人不知學猶可諉之無知乃旣學矣而其心不知所
學何事且言與心違行與言違是非不學之過學之者
過也彼不學者反口實矣嗟乎旣爲父母生養天地蓋
藏裒然爲人讀孔子書乃竟昏然與不學同至反爲不
學口實豈不痛哉所以吾曹今日要見得孔子是生成
聖人實是學成聖人至易至簡至精至一立志要學孔
子全不爲博好名色拾舊套數然而才說學孔子人未
免汗流沾背不敢承任我伊維程明道程伊川邵堯夫

司馬君實曹月川尤西川孟雲浦諸先生非我輩人乎
不敢學孔子亦不敢學諸先生耶不敢學孔子與諸先
生亦不欲自爲人耶必爲孔子與諸先生而後可以爲
人必爲人而後可以爲孔子與諸先生何者此心此理
同也要知孔子與諸先生只是簡易精一言不與心違
行不與言違今人卽未必能爲孔子與諸先生而此心
此理却未嘗無但緣俗情牽擾私意遮蔽卽使一念省
悟未免一念起又一念放下又或認理不真執理太過
亦終無成就所以朋友叅証提醒其益最大易曰君子
以朋友講習如鏡本光明只爲塵翳昏垢便不光明一

經洗磨便見光明本色故吾曹立志要學孔子要從諸
先生做起學孔子事習不妄習講不空講實實躬行實
實向此心此理証悟方是真學問若夫言之而未必行
行之而未必實或不求諸心與理之安而行皆無益于
學者也須從此一刀兩斷做個男子無負天地父母生
我一場此志一定如盤針司南九澤長途可無迷謬不
然是南其轅而語人曰吾燕之適也而可乎謹折衷舊
約爲若干條願諸友率而行之由是而之焉而體認之
而一力擔當之久而純焉則所以學孔子與諸先生者
卽在此矣雖然程子云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願諸友

更求之予欲無言崇禎己卯夏書于明德堂

傳是堂彙編引言

且問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以至孔子而遞至於今是畢竟何物或曰道曰中夫道以中爲至凡口可得而言者皆非中也中又何物或曰心心則近似而心人人有之不惟心人人有堯舜之心亦人人有又焉用傳也惟人人有故傳使人人無則傳者幾乎熄矣薪之傳火薪原有火使以瓦石傳則火幾乎熄矣然欲指其孰爲心焉則亦非凡口可得而言者皆非心也雖然言非心而心必以言傳猶之薪非火而火必以薪傳然則

李本晦先生之爲傳是堂其有功於人心大矣堂非是也其言皆言是也言亦非是其心皆是也先生體一孝字以終身而從遊於南臯先生蓋南臯先生門人中之曾子者故其學一本於南臯先生方今道學久晦講學二字幾於絕聖自吉水關中二先生明拈以示人而遂以此逐士大夫愈厭聞之先生曰吾輩墮地來只有這件事于役所至首以道學先自長安迄晉寧亡不有會會亡不有語錄以至奏議文告序記手劄信手口拈來皆是人曰先生實躬行之非徒言也愚曰觀於言而知其必躬行不惟知其行並知其心彼其不躬行者並其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八
言而非矣何者其言膚也辟如不曾登泰山人從他人
喉下及圖記中拾得一二語儘自極口終與泰山不相
似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愚謂有言者金不必有言試
與人言蜜餠茶苦葶蔞荈若羊躑躅無不曰甜曰苦曰
毒然非曾經咬嚼得者終說不着而必認所說者為甜
苦毒者乎此今之講學所以不必皆真學而無尤乎厭
聞之者衆也謂講不必皆真學則可以其不必皆真學
而遂謂不應講學夫堯舜執中也子莫亦執中也因子
莫之執非而遂謂堯舜不應執可乎且吾輩之舞象呀
唔誰非講學而獨疑於此或曰吾嚮者爲取科第耳嗟

乎審如是也無尤乎其厭聞之者衆也今伊維爲二程
先生道地而秦晉如橫渠文清諸先生以至月川涇野
而吾新孟雲浦先生得其宗此孰非堯舜以來相傳之
道之中之心亦孰非孔子之道之中之心而乃以可爲
堯舜之人甘讓先哲猛作一想寧無顛汗幸雲浦先生
之澤未斬而遠近君子雅意此道已久今先生益大之
於文章政事之間而油然下濟汲引殊熟此其心蓋南
阜先生之心而堯舜之心至今在恃有是在也愚嘗爲
聯於孟先生祠有云由孔子而來至於今賴是人心不
死是卽傳是堂是字先生之有功於人心使人心不死

者功不既大乎哉今傳是堂成而先生以仕教吾王芮
城師與馮關中曹安邑史渭南王陝州及二三同志君
子以隱教案頭山中互相爲課故曰先生之心是也其
言亦是也其堂亦是也由語錄而至手劄無非是者先
生既終事再道吾新受而卒業愚乃恍然見先生之無
非是會之無一非是執之又無一是是者不寧惟是諸
君子亦無非是卽今一堂揖讓問對亦無非是輿人皂
隸口不能言而心隱隱有會亦無非是鐺茗哇韭簞舄
山花亦無非是道亦是這箇中亦是這箇心亦是這箇
有得於是不惟薪可傳火瓦石亦可傳火不然對燈是
先生也

增定館則序

館則昉于郭一泉洪平仲兩先生余取而增定之將徒
曰精而核簡而備爲有倫有要之信史已乎曰非也夫
天下之日趨于便利委頓惟情面蹊徑之徇迄無畔岸
者無則也孔氏傳曰若農夫之考田爲其疆畔畎壟然
後功成故夫館不可以無則尤不可以不則則之今試
按故實開卷讀之令如擷影覓夢將焉用則往此署傳

舍耳余獨濫竽二年于茲天殆以此役畀余也余既爲之葺舍清餼糾曠裁冗錄才警玩復旁撫周咨九閱月始成帙而復商之章仲山解石帆兩先生其爲卷二十一其爲綱若干目若干讀是則者其將以則則我乎其將以我則則乎王言如絲其敢曰不尊不信信而有徵所損益可知也考工有紀典制有軌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訓士如金之在鎔坊官如水之有岸屈指今昔如鑑之有妍媸有高山仰止之思矣夫然後思後食之義制節用之經而以威儀定命誰謂禮果忠信之薄耶旁及雜識復臚文史于後若曰是得無惡其害已而

去籍乎得無識大識小文獻不足乎夫雷霆鞠礪或不聞七曜經天或不見豈惟耳目有聾瞽心亦有之乃或有不則其則或則而不可爲則是亦心之聾瞽也無惑乎畔岸日圻而便利情蹊之是憧憧也不則則者寧獨館不可不以則則者亦寧獨館在館言館是則也者其猶農夫之疆畔畎壟乎雖然姬公重譯來王其作詩曰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爲而周官象胥掌蠻譯闕貉戎狄之國使所以道其言達其志宣布其德威象胥之職將毋或溺歟亦安取是則而斷斷如也余久素餐碌碌若狙人之罔敢有越志今且一葦而南曰會計當

而已矣。故後之人觀是則者得無曰是不能其官而逃于史耶否耶。

南庾疏抄自序

今天下所不足非財也直元氣不足耳。是以日吾來此也必急言元氣。乃今熟察入之不足以經出也不得不急言財。蓋財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誰意此中匱劇遂至此安所得雨粟點金乎。一填罅壘而且腹虞癥喉虞瘦而且肩無籌應手而且眼幾穿而難醫肘愈露而仍掣也。至此更不得諱言財矣。雖然元氣中亦有財財亦有財之元氣百姓何以與足大道何以恒足故

曰所不足非財也財不足無政事也無政事所以無元氣也。余當此中乾外竭生心害政之日既盡財用又酌元氣豈真有嘉謀入告毋亦唯是竭髮膚以仰副宵旰然而每一展卷便一仰屋且諦觀所逋如許需費如許累債如許出浮于入又如許雖有滄海難實漏卮噫目蒿而心痲矣。譬如人家生計日窘風雨飄搖債主敲呼八口待斃而猶不大家豎精神洗肺腸以爲主人計因以自爲計獨何歎。余嘗與司官言吾輩不但言視國事當如家事今日任此重擔卽實是我輩自己家事何但言如憶人人第自認此視國事實是自己家事之心如

何而後可言財而後可言元氣也時崇禎三年庚午秋
九月九日題于金陵之先憂軒

督儲初約序

庚午七月

本部院甫受事先與所司諸郎署方面守令及一切文
武官吏等約蓋先臣丘文莊有言天下財賦出於東南
而金陵爲其會何近年根本空虛帑藏如洗而廼點金
無術怠玩難振是豈真如人所云視本部院則茂如也
者而秦越視之毋亦所司狃於積習或未見勅書與明
旨耳苟見勅旨若此之嚴也未有不悚然者也按勅書
有文職五品以上具奏拿問其餘就便提問及在外怠

玩廢事叅提究問諸條而屢旨森嚴有曰根本空匱朕
心警惕有曰地方官一任侵欠殊屬不忠有曰再有延
挨的叅來處治有曰再有因仍前弊阿奉鄉紳叅來與
受均罪有曰總督巡倉不見指名叅罰一官顯是曠廢
職掌卽本部院陛辭日入告我后亦蒙查明情弊及振
刷事宜之旨矣謹彙刻簡明書冊與所司共見之見之
而猶弗悚然則本部院有辭矣時艱旣甚天威難徂纔
說往套便干新憲如獲嘉一漕兌愆期至煩緹騎逮可
弗鑿哉或言今日情面熱墻壁重文法局格與胥役之
徑竇多也官虛套耳實做不得官傳舍耳府怨奚爲嗟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八
乎此寧惟不當負職掌負所學卽以如此聖王其寧忍
負而又敢負也乎哉願與所司黽勉圖之以此知我罪
我也無不可

督儲再約序

庚午九月

予旣申初約已復瞿然懼也蓋懼未有根本之地如此
其重而庫止九千倉止十五萬可以晏然也者然使實
有此九千此十五萬豈不猶可自慰旦夕乃庫之九千
猶是借銅本事例餘鏹是卽他人寄頓之物而非庫有
也倉之十五萬僅勾兩月支放是卽官軍口中待哺之
物而非倉有也寄頓者業已還銅本給兵餉待哺者七

月八月便可銷盡是倉庫扣至九月初旬卽如掃矣乃
官軍口糧鹽菜大糧冬賞漕撥官俸宗糧商料等項目
前緊急待支之二十一萬有奇可已乎予懼此二十一
萬將安出自季秋筭至明年春莫除折色該本色四十
二萬今運尚稀少如此轉眼水涸舟膠予懼此四十二
萬將安出猶未也司農索事例索銅本計八萬六千有
奇此月以前所逋上供商料漕撥船板等項已劄未支
者計九萬一千有奇而未劄不與焉予懼此代人填債
之一十七萬七千將安出襟未捉而肘卽露心雖劄而
眼仍瘡勢難晏然而該監司郡邑一似晏然倘予與諸

子部亦復晏然燕雀啁啾而不知薪之厝火也其及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言之不足而又再言之予爲此懼予不得已也

督儲三約序

辛未四月

呂子曰嗟乎已矣予安能爲南庾哉先是予之言曰襟未捉而肘先露心雖剗而眼仍瘡蓋傷哉其難之也旣乃愈難愈爲愈難至劇不可下手回想客冬臺省兩使君盤筦庫數不盈一千七緡而方敲門復偶沙此首山彼萇楚夫將併無可捉之襟可剗之心而又安論肘露眼瘡予爲廢寢食者久之思至血枯批至手繭商

至唇焦予之髮膚非吾有肝腸非吾有思慮非吾有而皆爲君父有爲南庾有復始漸有下手處誰謂南庾終不可爲也予攝計凡十閱月積稿滿篋半見初再兩約此又從客冬抵今夏四月十有八日交代時簡如許帙然棄去者已十之七矣雖然實爲天下事者必有一段不可遏抑不可磨滅之心思之精神以鼓動之非在言語與文告也言語文告其寄也是予此帙特爲南庾之影子耳有二人聞鐘聲一人曰是可市而食一人曰曾見搏泥爲質而火煨之非可食也是人偶見莖鐘具故云然予安知無指莖鐘具爲鐘者耶以此求予將失予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八
矣約凡六卷皆攝計時稿其部院稿別有四約刻將竣夫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而三言四言之豈以爲名若曰恐後之去其籍也亦政所以終爲之也愈爲愈難愈難仍愈爲而予乃病病至元氣內弱火邪旁結夫予方憂國之病而予之病復如是是故呂子曰嗟乎已矣余又安能爲南廋哉

南考工記題辭

秦以前天下地各屬其封國王者制其貢而已秦以後天下始一統於京師王者制貢必責其數故山川所產一鱗一藻亦稽于土登于版而壤畝之賦動關軍國治

亂豈惟曰與瑤琨篠簜齒革毛羽等辟之人肩背手足總以戴元首而心腹是衛按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於是立地官司徒以安擾邦國於是有九賦九式九貢九兩之法而分土制賦尤詳於禹貢我朝兩都並建豐鎬實爲根本陵寢厝於斯漕運扼於斯九萬官軍待命于斯凡五省會十四郡三衛四十二屯則壤定賦軍國之樞治亂之數于斯焉在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厥惟重哉而後乃漸輕至於積輕而不可返乃始有截漕軍譁之事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豈惟其廋空如洗亦並無廋數月而稍戢期年而

定三年而始有兩年有奇之積入告我后迺經迺營越
十月而工告成所經費者皆積省贖費於正項分毫弗
損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遷乎其地而弗能
爲良也此天子之靈同事者與二三司官之力也雖然
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鼎新于今而剝落
於後其可乎故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之元亨而天
下治類如此獨一庾云然哉繪其圖志其勝稽其程核
其積而又彙其疏與檄與詩文而並志之蓋在昔一塋
瓦礫其象剝今始有輪奐之觀其象鼎而以艱辛丁寧
諭後之人其象蠱瓊山有言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
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燕京爲其樞嗚呼其可忽
乎哉後之君子按圖攬勝稽事考辭庶幾由秦之法而
聊遡周官之全善通禹貢之意俾肩背手足常惟腹心
元首之翼戴無斃治亂之數亦可預覩而籌也是故作
南考工記者記工也然而記工非余意也昔崇禎六年
歲次癸酉穀雨之吉

南樞奏議自序

予書生也不知兵上以叅贊留後之任寄之維時固不
容于時矣例一辭予三疏辭不許上曰若才品貞練實
心任事趨視事旣予幡然起曰予之辭也固予豈若致

王堯舜捐髮膚篤忠貞自任以天下之重哉卽入告曰
 臣不敢負天子負知己負所學勿之有渝焉爾而以潔
 已任事力清積習誓明神以赤心報國銘座右當其時
 予固不知有毀譽升沉也於是首革請託嚴絕餽遺實
 簡練籌固本酌補軍議體郵糾貪懦開鑄局清冗冒軍
 八千有奇補操軍五千有奇選練家丁防城內江上八
 百有奇儲火藥硝磺三十萬有奇設法運城石二十四
 萬有奇夫然後予之不容于時愈甚海內如芝嶽書田
 質公象岡湛持覺斯諸君子或謂寇睨我旋却南都百
 萬之生是怙是恃而奪之歸或謂出兵賊遁而遂有東

山之屐或謂志在澄清或謂功在社稷或謂以程周之
 道厝之兵食彈權相復用貂璫不避利害或謂身任根
 本疏糾政府定力孤忠可泣鬼神卒以此去夫子則何
 敢有哉然而予之所以綢繆陵京者固已髮髯絲心血
 枯矣鳳陽之變賊兢兢江右流言煽構欲去予南都幾
 岑岑搖動予彌變消釁幾廢寢食者五浹旬而鐘虞無
 恙江干晏然予又何敢有哉予實書生不知兵其中更
 張拂時籌幄寡筭信理過執者多矣夫已實亦有關於
 人何尤雖然予之爲叅贊也一如其南廩者而已夫爲
 之者一也而毀譽頓異升沉懸殊豈予爲之者有二哉

而或者有以予爲南庾效爲叅贊不效有以予叅贊南
庾皆稍效有以予皆不效有以予不宜認真做事其言
不效也皆自其效者胎之有以予不宜請罷內遣疏叅
政府是則予之實亦有闕也子車氏曰行使止尼非人
之所能爲也天也予在南請休疏凡十餘上不許先君
子疾予又連三疏侍養不許而卒獲侍先君子湯藥者
三月豈非天哉嗟夫根本一搖收拾已晚世道日波砥
柱屬誰故行其南樞奏議若干卷

修孔廟疏跋

闕里廟益圯甚矣畢公且行曰是不可當吾世而失此
舉遂下其議而上之疏擬動事例二千借戶工事例各
二千而派之合省搜及無礙幾萬餘金皆見在數且曰
先補其罅漏耳業有成議而以寇變緩緩之誠是也此
舉可遂已乎是時當事諸公皆加意此舉鳩工量材美
哉輪焉奩焉旦夕耳前此數議修葺旋就寢閣誰非讀
孔氏書誰無尊崇心有初鮮終亦足惋矣公獨慨然力
爲之且子思之專祠博士之襲封封爵之釐正及季孫
子蔑諸議尤足千古最有功于聖門倘繼此而得請豈
不休哉聞當事諸公多有留意捐助者余視郡事兩月
計所捐省幾粟八百石有竒敬以効涓涖亦以爲諸州

邑嚆矢也快觀盛舉恐其久而寢遂刊其疏以終之其
不終則以俟後者其終亦惟當事諸公之休余豈敢有
焉昔萬曆己未春二月二日

河運議引言

子車氏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疏踰決排何嘗
無事行故無事水不行必止不能止必旁行河之變在
往然矣爾年河伯稍馴所稱某工云云大半以水衡錢
果胥吏廝役腹倘有事必無所措河之變又往往然矣
吏郡丞明于此嘗爲議曰革曰扣曰減曰柱曰守不一
而足總之責實以畢今工裁濫以備後需其他所申飭

及河要害爲圖說若干卷刊之曰此皆見諸施行者吾
以告後之人且旌吾過呂子曰天下安有可以無事之
日哉行所無事不離有事三韓岌岌懼禍至之無日也
非以無事耶非以不能行所無事耶平居之冒破當局
之廢頓臨時之張皇皆非也昔人以河喻寇兩者之變
又往往然矣天下有心人于此焉變矣余又感焉今行
河使者實爲少司空王公非公之心如水而真而虛也
郡丞卽從旁借箸其誰聽焉余于此益信禹之行水也
與人之壹也能集思也能忘我也故能行所無事也不
然天下安有可以無事之日哉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九

書序

陋巷志序

仲子三墓志序

韓昌黎全集序

音韻日月燈序

韻母引言

同文鐸引言

韻鑰引言

切法正指序

理塵自序

鐘雨篇序

魯諸生選課序

大風篇序

修新安縣志序

呂氏世系序

修關陽山路引

河汝奇荒圖說序

新安兵荒圖說引言

山東武舉齒錄序

苗功甫四書解題辭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九

陋巷志序

陋巷之有志也所以規賢也是故居以繩之靈之自也
圖以貞之標之趨也品物章之鐘鼓式之典謚是孚仰
之端也淑其淵流示殊衆也隆之以代烈節畢彰風弗
下也綸彩用錫曲藝呈能表厥芳也夫如是而天下猶
不知所規而序志者則奚規哉雖然余規顏氏子之有
與者或曰自孔顏沒歷千餘歲陋巷之學絕子孫世與
未復明焉其謂規與者以茲乎夫學以規之者常也顏
氏子非文王猶與者也然則予奚規蓋顏子王佐才也

不幸而早世爲孔子不王之兆故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且尚佐文武天固生之雖鳥氷牛巷空桑渭濱必全成而置之主側孔門王佐止一顏氏天生焉又喪焉何也或短其年以長其子孫耶今其子孫世世興起勛烈名位揮霍赫灼非復陋巷聳耳目而新之則樂益洩才益薄而天益不可問矣嘗觀之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六出則益五出則損予所以規焉令興者尋其樂以養其才以固其天如太史公之言今日陋巷門墻別能容受云爾學焉而規

之又常人之見也天下且知之矣崇禎歲次癸酉三月三日

仲子三墓志序

往余理兗時時過泗上謁仲子祠輒徘徊不忍去一日欲瞻弔丘隴寄我景思而仲之宗子銓則曰開州長垣清豐有三焉因出所搜輯志乘眊余余興而嘆曰仲不死矣蓋自宙合以後未有一人能不死者也然或輕於鴻毛或與草木同腐或以一日之生遺千秋之臭而卒莫之不死也仲曰食焉不辟其難義也故仲足以死矣人有一死而浩然之氣常在天地者故仲至今仍不死

矣或曰焚臺之難死于輒非正也或曰仲不死于輒而死于惺夫子嘗使仲仕季矣季可仕惺何必不仕惺可仕仲何必不死吾獨曰使聖人處此必自有道焉然中行狂狷是未可執一端論也子嘗見仲之行卽曰不得其死及衛難作乃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子蓋有以知仲之必死也至今讀結纓數語猶凜凜生氣誰謂仲竟死耶而何以有三墓一云開州卽戚城仲死于此故得其元葬焉而長垣卽古蒲蒲之人思其化葬其衣冠云爾清豐則遙招其魂瘞之是以三之也如謂三之非則顓項氏之陵爲鮒鯁爲東郭爲高陽爲烏程何種種也

豈聖賢之精神磅礴無不之哉抑後之人聞其風思其三善爭纍土以存之耶上下三千餘載歷代表章日隆日至而學士大夫在在爲之封其隴復其田表其里舉其俎豆崇其學崗新其書院以錄其後嗣豈非天理之在人心不死而仲于是真不死矣嘗試憶雞冠仗劍熊羆雷電及衣袂掩日事猶足令人仰止浩氣而况學造升堂喜聞告過庶幾顏氏子之欲從不貳者乎是則仲之不死而人心之終不皆死也浩然之氣常在天地焉可誣也余昔在魯倡義繕疏修復闕里以其暇手訂此乘已成帙而力不能梓付宗子銓藏諸家今十餘載乃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九
三
有吾家太學聖符氏及茂才泗裴氏遇鄉氏手鉞聖門
闕里陋巷宗聖三遷卞里東野諸志聖賢像贊聖蹟復
聖亞聖諸圖行于世今又鉞此志垂成同銓之子則達
則威走一函諭余曰願子無忘泗上爲識歲月余幸此
志之成于吾家聖符諸氏也復興而嘆曰誰謂仲竟死
耶遂叙厥由以見浩氣之在天地間其感動人心如此
昔崇禎五載壬申五月五日

韓昌黎全集序

昔宋儒之稱昌黎也曰近世豪傑之士孟子以來一人
也何又曰與衍闕深與楊雄相表裏而且咎其知用昧
體詳外略內又謂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若咨嗟嘆
惜委於天之不克盡章其言余聞昌黎在唐歷仕四朝
出入朝野二十有七載自天子大臣洎田畯里媮武夫
悍卒鱗羽皆知其名盛德大業豈必待言傳而或者曰
公生平銓別人才剖斷國是貞元元和長慶間凡所議
物情向叛議論譽誹以至毀佛原道謫竄感愴皆寓斯
集讀之可以觀世雖謂公以言傳亦可也蓋公年三十
一仕至五十七屬纊中間更事數君官不過侍郎外逐
者十攷立朝則僅一二載而已於戲何其遇之難至此
哉夫憲穆數君亦唐之英明主也且又不爲不知公一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九
四
則悅其助我一則悅之而有意大用乃竟悅而不知知
而不用豈若世言用舍有命亦關運數者乎然余聞有
漢文之求賢而賈誼老於長沙有漢武之尊賢延士而
董廣川不能安諸其朝又何尤於憲穆公之不遇於戲
難言之矣豈當時大臣知公者不過董晉張建封鄭餘
慶裴度輩數人而譽者起毀者繼引者厄嫉者力亦徒
有田峻里頰武夫悍卒鱗羽之心之口耳公沒九百餘
年其間大人君子宗其學達士顯夫程其猷見者祠其
儀刑聞者淑其緒理薄海內外遵誦其文與子與等而
復與莽大夫雄黎醇較駁豈知公哉而或者又曰如原

道之言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或又曰原道
一篇開口說博愛之謂仁便不是乃公之言曰知其有
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豈果如世所言公汲汲以行
道濟時抑邪舉正爲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然則
昧體略內及責近合寡之說亦庶幾近之耶要之佛骨
一表自足千古而公生平固亦近代之泰山北斗也矧
其文起八代之衰固與柳州廬陵眉山諸先生狎主齊
盟而踞作者之壇百世不祧者哉新安胡與立氏詮輯
公集壽諸世屬顧瑞屏太史評騭之余亦時加訂次而
序其端若曰取節焉云爾如世所稱學者仰之如泰山

與泰山巖巖氣象差似雖謂近世豪傑之士孟子以來一人亦可也

音韻日月燈序

說者曰圖書出八卦畫六書作而渾沌日死天地之元氣日薄然乎哉蓋天地之不得不開闢渾沌之不得不文明猶之日月之不得不麗乎天薪火之不得不傳而大人之不得不繼明照于四方也云爾是故六書之道實與圖書八卦相表裏非小數也宋司馬氏之言曰備萬物之體用莫過于字包衆字之形聲莫切于韻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與禮樂刑政之原皆繫于此而宋文

憲亦言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將大樂之和在是由是言之六書非小數昔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字肇乎其間矣庖犧氏之畫卦也其初特一竒一耦以象陰陽二生四四生八八之而六十四而三百八十四而四千九十六極之百千萬億變化無窮而字行乎其間矣邵堯夫先生之作經世也以日月星辰象平上去入以水火土石象開發收閉而以陰陽剛柔相乘因之得一百一十二得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極之動植之用數通數而字神乎其間矣神哉乎開物成務以

前民用洩圖書與義畫之奧而廣之其道一也字單出
爲聲聲成文爲音音員爲韻聲叶諸天音胚諸地叶者
爲父胚者爲母在人爲牙舌唇齒喉在天地之元音爲
宮商角徵羽牛鐸鳴而宮聲應蕤賓奏而金鐵飛陰陽
剛柔之情律呂聲音之變飛走動植之數鬼神幽明皇
帝王霸道德力仁之故其道一也書契而後繫易剛詩
爲音韻鼻祖後世如訓纂說文玉篇字統字林集韻韻
略廣韻皆自成一家迨唐以沈約類譜取士諸家遂廢
說者曰是知縱有四聲不知橫有七音猶子之不知有
母也又如吳棫毛晃劉淵之倫各所增省而鮮信從者

宋司馬氏作音韻指掌自謂天造神授而說者曰是知
橫有七音不知縱有四等猶母之不知有異子也噫此
道晦蝕久矣學者旣鮮兼綜諸家探源會微聖祖製爲
洪武正韻如日月之中天亦鮮有從者獨斤斤沈韻尺
寸不敢踰卽有疑其非者亦固曰姑爾爾嗟乎孰正之
哉且夫五方之人各異其音各異其承學吳楚剽疾燕
趙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將與其同者正
之乎將與其異者正之乎旣已同矣異矣又孰能正之
予獨曰不有天地之元音乎天之五行地之五方性之
五常其傳于人爲五音加以半徵半商爲七音有開闔

有清濁有開發收閉皆以宮商自然之律呂調之非強
而然也故夫圖書也八卦也經世之律呂也等子之三
十六母二十四攝三千四百五十六聲其道皆一也予
潛心此道薄窺作者之原家弟吉孺闇修無悶深抉玄
微兼以門人執友多所考訂凡二十年數易草始成書
曰韻母曰同文鐸曰韻鑰凡六十卷而總繫之曰日月
燈蓋三書自相表裏皆本原於圖書八卦經世諸書而
總以我聖祖所定洪武正韻爲宗亦間取裁於集韻集
成貫珠廣韻指掌諸書其仍分一東二冬非獨以其相
承久也蓋聖祖曾謂正韻猶未盡善而於韻會一書稱

善刊行賜名洪武通韻韻會固分一東二冬矣亦可想
見聖祖之意非必以一百六韻爲非也但恭繹聖祖所
謂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之意反切字畫釋義皆本
正韻以正沈韻之失至東冬清青之類雖不得不分而
仍註于古韻下曰古通用分而未始不合也虞摸麻遮
之類雖不得不合而仍分爲虞之摸麻之遮合而未始
不分也蓋必如是而後可以導今之爲唐韻者使因唐
而之明也魯人獵較仲尼不止獵較而先簿正祭器其
心苦哉至以開口合口見一等字署於首者蓋以牙舌
之五調宮商之七而陰陽之義清濁之辨開發收閉之

等皆於天地之元音始有領會而復分衆獨之音與凡
字之異形異義者胥爲指點分屬斯則羽翼正韻之所
偶未及而休明之也猶之日月麗天能照窮山幽谷或
不及暗室則日月窮窮而有燈以繼之斯無窮矣故刪
詩繫易仲尼之日月也圖書出八卦畫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易之日月也蓋易者日月之象也明亦日月之象
也知易者無如仲尼能用易者無如我聖祖豈非煌煌
乎中天之日月也哉日月旣出而燭火不熄予何以異
此雖然其以燭火禪日月之窮於暗室也使大人繼照
四方終不可窮也天地之不可無日月也其又可無燈
也乎哉堯夫嘗云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
此蓋言渾沌未嘗死天地之元氣未嘗薄而欲人於圖
書八卦六書之外有會心焉者故曰六書之道非小數
也昔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八月之穀

韻母引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不窮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生
生者母也凡所生者皆子也不知其子視其母天下豈
有無母之子哉字之爲言子也有爲之母焉有人于此
不知其爲誰氏之子而欲定其族氏世類伯仲形體姓
名子姓世系甚之黎丘溷子真僞不可辨是猶空桑胎

尹嵩石乳啟其說不可通也母之生子必本其父父一而已母有七宮商牙舌之類也有開有合分其族氏有清有濁辨其世類有開收之等以析伯仲有黠畫反切以覈形體姓名有衆獨之音以分子姓世系至於有剛補之者則非其種者鋤而去之而亡子歸也凡萬四百有奇字邵子所謂萬物之數也神哉乎生生不窮以類天地萬物之情也哉猶龍氏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名則有字有字而後有韻字者孳也子也非有爲之母者而何以能孳其子于生生不窮是故因有名之母返無名之始以求所謂父一而已者此非言之所能幾也學者當自得之

同文鐸引言

春秋之義大一統尊天王以今一統同文之世而鉛槧之家置正韻弗省惟休文類譜是尊是信若曰尋常推敲非館閣應制對磨勘埒也夫同文云者謂點畫形象音切意義皆有王制班班可考而反若存若亡若信若不信休文生平未足比數若其權千古而下亦尊於時王之上豈不惑哉或曰此非休文創也上古本有二百六韻休文特分合之耳或曰我太祖高皇帝刊定正韻行既久復謂猶未盡善及見劉三吾所進孫吾與韻會

定正稱善賜名洪武通韻詔刊行之曰固也正韻通韻正可並行不悖以正韻爲之本而以通韻分次之雖存休文焉可也然其點畫形象音切意義自有憲章雖黜休文焉可也休文有僞有複有掛漏皆以正韻爲之本而訂之刪之補之雖用休文而不爲休文用焉可也按正韻七十六約字一萬二千六百有奇休文韻一百有六約字八千八百五十二今韻仍一百六約字一萬四百有四此正韻通韻分合叅訂刪補之數也所謂並行不悖者此也其以五聲七音分開合核清濁次開發收閉而以母定等以等定切以切定音以音定義或析其形或彙其義或附以古韻古叶或引易詩古傳詞賦則以羽翼正韻而振其宣鐸云爾語云孔鐸不宣乾坤長夜夫我高皇帝之開聾聵而醒長夜已金石爲昭矣予雖不文意在發明孔子以同文覺世之遺意以常振高皇帝考文之鐸卽未敢自謂守待功臣庶春秋一統尊王之義或有取焉

韻鑰引言

予旣作同文鐸以譜七音四聲四等矣復作韻鑰何以故鑰者約也將以反說約也五方風氣不可一形聲音義何啻萬辟如武庫寶藏之有門戶關鍵也非關下牡

孰約之哉不約乃不得其門入矣是故同文鐸之譜七音四聲四等也如史之左氏編年而韻鑰也者司馬氏紀傳也二者皆不可偏廢也韓昌黎不云乎學者須識字義今握管而談先秦兩漢建安大曆雖不盡能猶有能者試詰某字某音某形某義百不能一也或更詰某字幾音幾形幾義千不能一也何以故不得其鑰也數仞宮牆不得其門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何以故不得其鑰也六書不得其門或舡爲船啣爲圖咬爲齧美爲美第爲第或可通而不敢通或不可通而強通或一字而止呼其旁或數音而止識其半四座茫然靡所就

正何以故不得其鑰也不得其鑰故弗約也予約之矣約之鑰以一萬四百有奇而古韻八萬八百五十及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有六之通數皆統于此有字同形異者則註之曰通作某或作某亦作某俗作某非有字同音異者則註之曰幾音幾叶某音之義云何某叶之義云何抽韻者一舉端而全體瞭然此紀傳體也其義差簡以便稽考如後再遇此字但註見某韻某母或有未確未全則姑闕之耳凡沈韻譌與複則刪遺則補其補者仍于字下註一補字夫如是亦既約矣夫且約之鑰以一百六所謂平上去入如一東

二冬之類者是猶天之有日月星辰與四時也約之鑰以三十有六所謂見溪羣疑端透定泥之類者是則人之牙舌唇齒喉有自然之清濁猶天之五行也約之鑰以七所謂見爲牙爲角爲純清溪爲牙爲角爲次清與夫來日爲半徵半商爲全濁之類者是猶之琴本五絃而加以七也約之鑰以四所謂開發收閉之四等者是猶地之有水火土石子之有伯仲叔季也約之鑰以二如開口呼合口呼之類猶乾之闢坤之闔也蓋以聲唱音以音和聲如古紅切德紅切之類猶天地之交爲泰而律呂之和也夫以天地山川雲霞草木帝王鬼神衣

冠禮樂鳥獸魚蟲之數而約之萬四百有奇約之一百六約之三十六約之七約之四約之二亦至約矣止矣而猶有爲之說者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何以故豈其中有一焉者乎夫惟不言一也言一而天地山川以至魚蟲皆有此一鑰而况于人乎此則予之急拈此一鑰以示人而人人皆有此一鑰似無待予拈者人各自拈其一鑰以闢下牡得其門升其堂入其室極美富之觀肱武庫之篋博學而後反之約非徑約也徑約者猶之拈無齒之鑰徒及門而反耳門且弗得而奚有于堂室何以故有關下牡也者則必有玄牝之門也者

所謂得其門得此者也不得乎此徒知漢張允唐徐岱
之自繫管鑰噫得其門者或寡矣

切法正指序

切法正指既成呂子曰天地之道闔也闢也清也濁也
開發也收閉也惟字亦然字父聲母音音爲陰爲地聲
爲陽爲天天地合而萬物生聲音相裁而其字斯得之
矣故曰切闔闢清濁開發收閉具而切於是乎存故曰
法指南指掌直指法止矣諄諄然指之矣而或者病其
門法繁多旁門雜啟舉世無得其門而入者是不可以
弗正也故曰正指經書反切皆昉於等子首較定次發

明以示入門之法次十三門法次總括辯論次刪論旁
門雜說以示得門而入之法雖然此非斤斤爲切法鵠
也聲音之道極於萬物之數本於天地陰陽律呂之和
凡日月星辰暑寒晝夜性情形體耳目口鼻皇帝王霸
水火土石風雨露雷走飛草木色聲氣味道德功力之
數無一不可相通者堯夫蓋嘗窺聲希味澹之元探月
窟天根之秘今皇極經世聲音諸卷是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者也故以經世圖說終焉以明夫聲音之闔闢清
濁開發收閉皆本於天地非斤斤爲切法鵠也余仲吉
孺與余潛心此道凡二十餘年而書始成與前刻同文

鐸韻鑰可互相發蓋心亦良苦矣崇禎甲戌仲冬長至日

理塵自序

天地間安有所謂文祇有一理凡其可見爲文者皆理之糟粕郭郭爾圖書爻象亦增太極圈子一塵矧學人者欲以千古而下設身聖人之地以傳聖人之心爲聖人之言斯亦遠矣如以冊青傳照愈傳愈失其真乃復浸假而之塵乎哉斤斤帖括而復欲以舌與腕與筆代塵之用不愈遠耶故今之學人皆其自謂能爲聖人之言者也吾直謂文也者非以我設聖人地傳其心爲其

言也直以我自言我而已矣直以我自言我之地與心焉已矣何者凡以至乎其理而止爾予之不文蓋天賦然也天啟之季入深養晦時或訓士課子或放筆率意揮之或揮半輒止或一揮數義都不經思輒復爲人笑亦復自笑他日有黏牕落者偶拾得之復或自笑存諸巾箱壬申癸酉之間南廡之暇或與廣文先生羣白下多士導以聖人之學斷斷如也時江楚吳越之士多負笈至凡數百餘人作十餘社或拈題課多士或偶自拈一二義以示多士或梨棗之矣人見之或大笑或以爲能發明至理或以爲可以羽翼聖人之言夫子非能爲

聖人之言也者直以我自言我之地與心焉爾或曰是無作時義觀也宜云理塵夫理塵云者明乎其以言理之糟粕郭郭者爾猶之滿山青黃碧綠無非這箇太極若曰文則固弗文也離之彖云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賁亦云然而其要歸於二之黃上之白☁夫霧縠小技子雲猶知非之故曰固弗文也

鍾雨篇序

鍾山靈秀諸凡風霧陰晴朝暮寒暑無一不現種種神奇尤莫神奇於雨每當雨時覺烟雲勃宰蒼蒨氤氳梁虞謙之詩曰疊岫乍昏明浮雲時卷閉似未盡也予最

愛之爲作鍾雨軒前箸之餘南國諸弟子員及孝廉國子生有執經問難者有以制義古文詞商確者因之爲作豐芭文社社凡十二以明德新民等字次第之而實默導之以躬行復性日有程月有課有講書會時有試有殿最賞勸積歲餘得數十餘卷縣諸國門而卽以鍾雨名篇何也諸士亦知雨乎雨水從雲下也雨輔也言輔時生養也泰山之雨天下也以觸石之雲膚寸積之夫士亦視其所積矣蓋能爲雨者莫如龍瑞應圖曰龍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而劉琬賦云大哉龍之爲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諸士鍾鍾山

之靈秀而以登泰山爲宗其有志乎龍而雨天下也亦已久矣今縱觀諸士所爲先資雖鱗甲羽翼頭角鬚爪種種各有別致大抵皆蜿蜒變化矯矯駢駢游乎青氣之中處乎天外之野蓋神奇哉之似龍也其于負風積雲欲飛而雨天下也亦旣在田矣在田則見見則躍躍則飛而何以易之言龍不直曰見曰躍飛必本之潛又戒之以乾乾夕惕悔之以亢其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夫確不可拔果何物事結之曰見羣龍無首吉學者多云龍剛在首夫不剛不可以爲龍而以無剛爲吉乎意者蓋言羣龍無首非言龍無首故曰天德不可爲首

也與時偕行乃見天則時也者羣而莫之可首也時潛時見時惕時躍時飛時亢時至則行奚首乎淮南子以爲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予歎曰時也其得之潛者素也今世好龍者寧必無葉公而天下蒼生之望也如百穀之望膏雨焉如其非龍也已矣如其龍也其何以處此也哉是則以鍾雨名篇之意云爾如曰有如時雨化之則夸矣雖然苟諸士果能以得之潛而積之者雨天下卽謂予之雨諸士也亦可哉豈崇禎癸酉夏杪書于鍾雨軒之北牕

魯諸生選課序

刑官明刑平反論報無留獄曰吾責塞如是未也申政
令達民困苦俾民重犯法曰吾責塞如是未也曰明曰
祥曰無刑法刑官責也曰教非刑官責也而弼教則其
責也以刑教易以教刑難教齊民易教士難若然則余
負余責多矣違以歲之不易市人炊骨余亦惟是馬背
招魂龜手數米卽諸人士亦果其腹之不遑也教廢久
矣客歲稍熟政行獄簡于是始羣諸人士約曰爾恬爾
志爾敬爾業置社予餼以長吏董其事爾時孝廉傅士
多有几研從者而三輔淮上遑遑有負笈士至余每退
食必披閱移日或夜分不寐旦爲甲乙狀以上之三臺

監司及督學使者皆報曰可賜賚有加夫鄒魯人士岱
之孕泗之萃闕里之密邇文學固其天性矧當事偃以
風吏長化以雨郡大夫從而模範之余遂徼天之靈得
以暇日與諸人士商榷此道宜其奮發踔厲有月異而
歲不同者雖正變異局靈樸異姿清雅雄杰異品或才
而未練或偏而未卓然人抒所見各成一格余卽不能
以一途之趨繩諸人士矣余刑官嘗以刑辟文謂文士
言文真猶法家言法曲直視理過故視情軒輕視法雖
復聰慧驚厲不得以意見繆才情騁卽或自見其意見
才情而終不詭于理于情于法近是又焉用棘之猴楮

之彫哉近精選若干篇並先是試齊若干篇將布之國門俾海內知齊魯人文之盛泱泱大國風且知其不以意見才情自見卽以自見而不詭于理于情于法他日出而用世其樹立可覆按也則余之爲理而庶幾視理視情視法不以繆不以騁不以詭者亦或其一徵則余之爲理而藉弼教之役以少塞其明刑之責以少寄其祥刑無刑之意亦或其徵矣向使天不悔禍如前市人炊骨諸人士不果其腹而余亦役役焉問荒之不暇安能復以其暇爲諸人士商文藝事耶余與諸人士所以得此暇亦難矣宜各思所以無負此暇者蓋明刑弼教

余責也體教懷刑則諸人士責也是皆未易塞也萬曆戊午七月七日書於桐青齋中

大風篇序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文章亦猶人之噫氣也故曰風行水上至文也詩于列國之詩皆曰風風者不知所自起所自止蓬然而東海蓬然而西海一天機所自至詩亦天機之所自至故曰風也文則亦若是矣吾于齊聞得五名士掩卷而思其人夜發之夢及出而晤一似有合焉者索其行卷得若干篇其文則大來之雄雅魯人之豪邁子樞之清正因其森如之踈宕平妥各自爲致各

任天機之所自至皆有一段不可磨滅之精神在焉深淺平奇不同而同歸于天機亦若風之行水上也吳季子聘于魯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齊自昔表東海稱大國風五士其一掀揚之乎傳稱陽氣在外周旋而不得入爲風今國是結轡聖王釜鬻正所宜風之也大風起兮雲飛揚此五士者余將有奢望焉萬曆己未余月日在奎

修新安縣志序

代馬公諱應兆

新安故無志有志自黎陽王公訓始歷四十餘載于茲蓋闕如也頃臨清張公鯉雅意續編已折衷于理學孟

雲浦先生而不果余乃喟然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當吾世而文獻無徵不朽如綫何以示後之人且新安地瘠民貧從事于車塵馬跡無寧日邇來制有沿革賦有損益人文有升沉顯晦風習氣運慮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徵往詔來胥此物此志也奈之何弁髦之則以謀諸學博君及庠中俊士商確成帙芟其冗葺其闕恢前人未竟之緒以成縣之實錄首輿地蓋函關昔構百二其勝蹟可覆按也次建置以正規模次賦役以定徵額次風俗以識遺化次秩祀以重明禋玄棲近于不經且訛不嫌備載存舊趾也錄宦政所以章卓異也詳人物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九
所以表先哲也彙藝文所以便涉覽也後之人顧名思義開卷取益按勝蹟則知扼塞稽規模則慎紛更惻矧心則催科政拙問流風則菁莪化溥舊趾尚存將無釐淫弔古之慨乎卓異未泯將無駟雉歌袴之想乎先哲可師將無高山景行之思乎至于緣藝見道因文顧行所以啟佑後學羽翼斯文情見乎辭矣大率前志綱四今臚而九藝文舊雜見于各註今彙而一若夫疑信相參事緒煩夥者則備記之搜遺中以俟後之博雅君子春秋傳曰其善志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是役也大匠操斲衆長協應庶乎將藉手以垂不朽且

以備後之蒞茲土者之參籠云爾維時編纂則林君喬松校正則羅君依先張君堯文而同校則陳生延胤李生天毓游生思孔諸人也例得僉書

呂氏世系序

吾宗系出炎帝本姜姓也際四岳功封呂及周復以呂顯迄漢唐宋厥大盛焉而尤焜耀于我朝其間懋德巍功輝映史冊有唐宰相世表宋名臣列傳及中原文獻諸傳皆載呂氏德業勲望甚詳至以理學忠義著者尤不可勝數今居浙之鹽官者蓋安陽主簿公之條流也主簿公爲遜國忠臣天開其胤文章勛伐代爲繼美至

是叅藩公手志孔林其子聖符輯家乘世系既成問序于余余乃喟然曰聖符其知譜哉夫譜昉于春秋成于漢小宗伯之法而詳于隋唐選舉稽于是婚姻由于是是以國譜有局郎令史四方各以其家狀來上官爲考定焉厥后是制廢姓氏散佚統系離悖而家之道不成矣甚矣聖符之知譜也似春秋也夫春秋之義唯據述前唯實信後唯慎謀始唯簡導從唯忠布言五者失一不足以訓人矧訓族乎何也譜者所以合散所以萃離族之于吾非不萃也非不合也世異則湮湮則離離則散非此曷導之從也言諄而不實述詳而無據是始謀

之失而曰族之罪也斯不忠不簡不慎之過也今聖符之爲譜邈所可知書事必覈且夫疑之必闕而引以可行尊親是議此非仲尼之徒而得春秋之旨能若是乎夫然後子孫世守其無悖也無悖則不湮矣則不離矣不散矣不離不散則宗法明族類洽而家之道不成乎甚矣聖符之譜似春秋也雖然非獨此也其意若曰爲之後者無終使封岳釣渭遂爲千古絕響而使文穆正惠文靖正獻忠亮諸君子專美于前云爾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然此譜系之似春秋者又似詩也夫

修關陽山路引

在口渡北岸有山曰關陽坡奇峻陡險不可名狀每年
謁王屋山者無慮數十萬人皆於此取道焉所從環轉
者多是峯之尻壑之吻壑而目搖神竦况經其地者乎
凡人無不于易甘而于險苦此數十萬人誰無此心而
不能俾險之易何也無有人焉誠以爲已任而易之也
人只看得身子小所以一膜之外皆爲秦越不知一反
觀焉此奇峻陡險不可名狀孰非吾心糾結盤施處或
曰君子居易小人行險蓋言心非世途也嗟乎見爲心
則心見爲世途則世途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平世途者
猶平其人心也偶攜二客經此惻然念之遂謀捐金經
始因思世之行險者由無人平之故也君子恥獨爲君
子其以平平人心之不平往往類此可曰此無與于吾
一膜者耶

河汝亘古奇荒圖說序

是歲庚辰江南北省直皆荒中土大荒河汝之荒尤奇
民纍纍盡矣其僅存者皆瘦如柴黃如土腫如蠱蒙袂
貿貿然來之人也相與繪亘古奇荒圖系以說恐死須
臾轉籲宸聰或曰荒與省直同耳何言乎其奇也曰荒
同矣連歲荒則奇三年大旱大蝗百穀無一升者則奇
兵荒交集且久則奇寸土皆赤萬突不黔則奇人相食

且父子夫妻相食也則又竒斗米千錢竒矣且至二千九百錢則又竒郡城市存者十之三屬邑存者十之一鄉村之存者十無一焉則又竒其種種慘苦種種棘窘則愈竒天之荒人也竒于人之自荒人之荒人也又竒于天之荒人嗚呼我中土河汝之民遭天降割至此極哉今試披閱其圖與說筆筆是淚字字皆血無論我明興三百年所未覲卽稽古天災代有或未聞如是之竒也往歲癸酉臣維祺爲南司馬寇渡民荒臣具中原塗炭疏爲民請命上可其奏命兵荒量寬酌紓民力臣父先臣曾捐粟千斛錢二百緡賑民民免于歲上賜璽書

進秩表里亡何竒荒至此兩臺使者及監司守令皆多方賑救臣亦鬻產貸友銷噐罄廩以活饑者然亦幾幾乎窮如愚公之山精衛之海已臣欲如臣爲南司馬時具疏繪鄭監門圖上之顧以臣方賜閑在田義未敢爾庶幾所司以此圖說轉聞之聖天子俯垂乙夜之覽廣沛子惠之仁我中土河汝之民或起白骨肉之歎雖然如此竒荒深居之士驟聞尚或駭疑得無當事以此爲與江南北省之荒何異其竒之也嗚呼卽臣初聞亦或駭而疑之及履其地覈其事察其情更不止此如橫屍積骨及斗粟二千九百錢圖者以爲竒事今則橫屍果

餓夫之腹積骨克炊人之爨而僻邑窮鄉且有斗粟三千五百者矧其他不能繪不忍言不敢盡言者尚多乎周禮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以保息六養萬民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書曰不見是圖臣願當事者思所以聚之養之而預圖焉爾

新安兵荒圖說引言

古昔盛時天子命太史陳風以觀民俗尚厥疾苦而啣摩之時厥饑饉而周卹蠲貸之故采之歌謠勒之圖繪書之簡冊以徵信也自鄭監門之圖出而局一變然未聞以兵荒圖者尤未聞兵而荒荒而兵兵而益兵荒而

愈荒迄無已時如今日中原河南北之甚也於是關中李中丞山左高直指爲赤子請命疏凡數十上不但已也又下所司繪兵荒圖爲之說以達之聖天子厥心苦矣新安邵邑侯奉命唯謹卽繪新安兵荒圖爲郡二千石馮公監司大夫王公魏公以轉上之兩臺使者其爲圖凡四十九爲說繫之復爲總序以冠其端予讀未卒業而掩卷涕零痛哭欲噎也嗟乎自妖鳥過河水堅賊渡斃斃赤子死于賊死于爲賊死于兵死于運死于徵死于旱于蝗于蝻于風于霜于霾于螟螣蝨賊益不知幾千萬人也觀一新安而河南北益盡然矣雖然猶未

已也亡何三載連饑十有三月不雨赤土皆焦百鬴不靈前猶乞糶別郡今中土盡枯矣前猶移粟他省今秦晉齊魯江北俱赤地矣前猶恃河漦原隰之田今溪井皆竭矣前猶有草根樹葉今野童木髡矣前猶有二三青禾可望雨潤今異蟲食根風霾灰稼矣前猶有米價暫增今一朝而斗米千錢矣數日而溺者投繯者食土石而僵者去而死者益不知又幾千萬人也軍興未已徵徭尚棘加派日繁元氣幾盡是豈圖所能繪說所敢盡哉予自謝南司馬居維日惟鬻產稱貸繕城治器賑貧士貧民而全活之或多方勸仁人長者尚得數百千

萬錢以活旦夕殘喘至再至四不敢倦也今亦瓶壘交罄鬻貸勸之計俱幾幾乎窮矣然予之心未敢已也余聞之周書曰天有四殃水旱饑荒詩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而穀梁子曰一穀不升謂嗛二穀不升謂饑三穀不升謂饑四穀不升謂荒五穀不升謂大侵今則殃亂交乘百穀不登而且加以兵也嗟乎聖天子軫念民艱屢下蠲賑停徵之詔而天未悔禍時事日艱求如古昔盛時陳風問疾使小民之情上達而不可得卽如鄭監門之上流民圖見諸施行而亦不可必得嗟乎百姓國家根本中原天下腹心覽其圖讀其說知諸上大夫與

我郡侯厥心蓋良苦矣因圖而思所未圖因說而思所未說更隱隱眼前格格喉間予心蓋亦良苦矣

山東戊午武舉齒錄序

令甲三歲一掄士於鄉鷹揚之歌嗣響鹿鳴戊午之役偶乏王者其滅影破的服韜說劍之豪業摩厲以須矣越明年余徂暑入齊卽董厥事維時寇盜警報狎至僉曰是役也庶幾得一二材士可爲國家効一臂力者故悉詳視昔有加也已而三試之得衆尤之若干人如往額行且貢之大司馬備干城腹心之選矣將桓桓赴赴各奮發其所爲雄而修故事者則相與籍而齒之蓋教

讓也夫多士橐鞬而來一鼓馳射如飈再鼓耒耨如樹三則發矢策藝挾孫吳家言以抵掌六花一入彀將披介冑專闢外無天於上無地于下烏用是雁之行魚之貫如縫掖士嘻雖然余按禮天子養士教民齒讓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吉甫北伐其飲至也孝友之張仲實多俎豆讓固可已乎卽晉之伯也其薦郤穀則曰敦詩書說禮樂而城濮之戰于是大蒐以示之禮靈之戰諸卿交讓君子是以知其勝也且夫夷與險爭地瘠與腴爭局勞與逸爭事顯與晦爭名信與疑巧與拙爭權爭意夫讓爭之分途也久矣顧余之所謂讓正非徒魚

魚雅雅偃僂頰仰以養成一種退却揖遜之習讓者爭
之反實任之成不讓胡任不任胡讓讓以養任之銳任
以肩讓之實唐虞之世禮樂刑虞讓益讓夔讓龍讓父
何抑抑也而卒以任任何妨于讓哉居今之時爲今之
士非慮多士不能讓正慮多士不能任邇者寇盜蕩搖
虔劉人民天子頻顧而思頗牧斯正爾曹立功名見忠
義之秋也怯於公戰不急同仇亦安用多韎韐跗注之
君子也且爾三齊固泱泱大國風哉如古稱魯仲連孔
明二君子彼其一說解圍三分定鼎爛焉至今卽如明
興薛揚武智勇兼備帶礪垂盟他至熊羆螭虎之倫雄

視宇內者不可勝紀誰謂無人爾曹平居亦自謂請纓
無路不得效尺寸以佐行間今則天之所以開豪傑矣
宜何如出奇制勝滅此而後朝食無俾偏處此以與我
爭此土也射虎而飲石操蛇而移山欲入者無不入欲
舉者無不舉猶之士也安所不振厲而獨遜于仲連揚
武諸人故曰讓以養任之銳任以肩讓之實則在爾多
士自樹矣夫然而益信向之所謂雁之行也其鴻舉也
魚之貫也其鯤躍也今日之疆場實且岌岌懼禍至之
無日也爾曹行且敵愾奮勇爭先以直任成其大讓異
日者毋寧使人謂是役也實得公侯干城公侯腹心若

而人余實與有榮施焉

題功甫四書解

苗功甫氏以所著四書解請正呂子呂子喟然嘆曰吾與功甫也夫學者欲以千百世下解千百世以上聖人之言斯亦遠矣乃或求諸渺茫無何有之鄉以爲神化精微在孝弟庸行外是彫楮削棘也不然則膠柱紫陽曰吾以遵功令耳是捫籥扣盤也夫寧知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與聖人之日用行事者而已矣舍心與日用行事而欲貌其言斯愈遠矣乃學者或云聖人之言若存若亡而况心與日用行事予以爲聖人之心我輩之心也聖人之日用行事我輩之日用行事也所爭者特純不純至不至之分耳聖人豈與我輩二乎聖人之言豈與我輩之心與事二乎學者以其心與事而想見聖人之心與事道豈遠乎哉功甫解大抵以聖人之心與事解聖人之言又以我輩之心與事想見聖人之心與事故多所發明闡翼與世之渺茫膠柱者相萬也且功甫才士也有勃然用世之思而又卓然自樹如天半孤鶴而其解才難陳蔡二章則云何代無才難在遇耳又云遇則爲虞周不遇則爲陳蔡於戲亦可以知功甫之大凡矣

月德先生文集卷之九

大孔矣

六戲眼為其以不戲眼為刺然其意亦以戲目戲之
辨而其顯本戲刺然二章眼云何外無本戲亦其天

此戲眼為其以不戲眼為刺然其意亦以戲目戲之

辨而其顯本戲刺然二章眼云何外無本戲亦其天

此戲眼為其以不戲眼為刺然其意亦以戲目戲之

辨而其顯本戲刺然二章眼云何外無本戲亦其天

此戲眼為其以不戲眼為刺然其意亦以戲目戲之

辨而其顯本戲刺然二章眼云何外無本戲亦其天

此戲眼為其以不戲眼為刺然其意亦以戲目戲之



